

## 秋天趣称

文/刘广荣

秋天是指一年之中的第三季，阴历从立秋开始至立冬结束，阳历则为9月至11月这段时间。我国历史悠久，古人对秋天的称呼多种多样，有些称呼非常有趣。现采撷几种，与大家分享。

按“五行”之说，秋天属金，古人把秋天称作金天。“金天净兮丽三光，彤庭曙兮延八荒。”乃王维《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》中的佳句。陈子昂在《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》中写道：“金天方肃杀，白露始专征。”

秋天又称秋节。汉乐府《长歌行》云：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王安石在《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枝字》道：“重九开秋节，一动宸仪。金风飘菊蕊，玉露泣萸枝。睿览八纮外，天文七曜披。临深应在即，居高岂忘危。”

古人有时把秋天叫作金素。谢灵运的《永明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》中有一句：“述职期阑暑，理掉变金素。”

秋天也称素秋。“瞿塘峡口曲江头，万里风烟接素秋。”乃杜甫《秋兴》中的一句诗。廖匡图在《松》中说：“直待素秋摇曳日，始将凡木斗荣枯。”欧阳修的《清商怨》云：“关河怨思望何处，渐素秋向晚。”刘楨的《鲁都赋》：“及其素秋二七，天汉指隅，民宵被袂，国于水游。”唐孙华在《夏日园居杂咏》之十二中云：“三年客里逢朱夏天，一月天边盼素秋。”

爽节是古人对秋天的又一称呼。谢朓的《奉和随王殿下》：“渊情协爽节，咏言兴德音。”虞世南《秋赋》：“观四时之代序，对三秋之爽节。”

秋天，古人也叫清秋。“大漠沙

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。”乃李贺《马诗》中的名句。柳永在《雨霖铃》写道：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。”

古人将秋季中的七、八、九月分别叫孟秋、仲秋、季秋，所以“三秋”也指秋天。杜甫言《登襄阳城》中云：“旅客三秋至，层城四望开。”“三秋”有时指秋季的第三个月，即农历九月，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道：“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”

整个秋天共九旬，因此古人喜欢用“九秋”来称呼秋天。张协在《七命》诗中曰：“啼三春之溢露，溯九秋之鸣飙。”白居易《望月有感》有这样一句诗：“吊影分为千里雁，辞根散作九秋蓬。”谢灵运《善哉行》：“三春燠敷，九秋萧索。”杜甫《月》：“斟酌姮娥寡，天寒奈九秋。”陆畅《催妆五首》：“闻道禁中时节异，九秋香满镜台前。”李商隐《代应二首》其一：“沟水分流西复东，九秋霜月五更风。”

高秋和劲秋也是古人对秋天的称谓。宋子侯在《董娇饶》中云：“高秋八九月，白露变为霜。”陆机的《文赋》有句诗：“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

古人把秋天称为“西陆”，乃最有趣的称谓。古人把太阳运行至西面七宿处，本来是二十八宿中的昴宿，笑称之为秋天，多么幽默啊！比如司马彪在《读汉书》中写有一句：“日行西陆之秋。”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诗云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”

“商秋”是古人对秋天的又一称谓。潘尼的《安石榴赋》诗：“商秋授气，收毕敛实。”陆机在《行思赋》中云：“商秋肃其发节，玄云霏而垂阴。”何晏在《文选》中写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结实商秋，敷华青春。”

## 《诗》中草木之

## 蒹葭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  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  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  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  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渚。  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——《秦风·蒹葭》

图/陶乐思

蒹(ji ān)、葭(ji ā)是两物，蒹是蒹，葭是葭。可参考的说法：蒹即荻，初生称“荻”，长称“蒹”，成则名为“菑”。葭即芦，初生称“葭”，长为“芦”，成则名为“苇”。《豳风·七月》有“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”一句，意思是到八月，萑和苇都可以收割了。以此，我把“蒹葭苍苍、蒹葭萋萋、蒹葭采采”的季节，放置在春天。只有春天，才有初生的芦荻，牙尖嘴利，破土而出。只有春天，才适合爱情从心底尖尖地发芽。一个尖，两个尖，三个尖……百个尖，千个尖，万个尖……这尖，是爱情的芽苞，和蒹葭破土，尖而锐而嫩的小嘴是一个模样。若不小心，一脚踏上，芽折苞散，就此夭折者，众多。然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片，春天的大地之上，在水边、在泽边，到处都是。“苍苍、萋萋、采采”，都是取众多、茂盛之意。那么多，那么密，那么嫩。真不堪折，不忍折。也折之不尽，折之不绝。

此刻，男子心中的爱意如蒹似葭，疯狂破土，疯狂冒尖，止不住，掐不灭。虽春天尚未完全降临，虽太阳尚未真正升起。初春，凌晨，夜露深重，汽可凝霜。但男子已经起床。他已不想再睡，或者，他根本未曾睡去。他在想念伊人。伊人，还不是他的那个她。但他止不住想她。他站在水边，逆着一条河流去寻找伊人。想象他的找寻，内心疯狂，脚步凌乱，无数次踩断了蒹、踏断了葭。但是，折不断内心的蒹葭，折而复长，长而复折。逆流而上，找寻不到，就顺流而下去寻找。

天气太过寒冷，露成霜，凝如石，无法撼动，就用热情去融化它。他想到了“融化”这个词语。此刻，他的内心的爱情，就是蒹葭，一个个尖尖的芽苞，如一个个剑尖，一簇簇火苗。不是一粒霜可以阻隔。路再长，长不过脚。霜再冷，冷不过火。融化，不断地融化。烟雾升腾，水汽苍茫。那个春天的早晨，在水边，许多个水分子在大地上飘荡，寒气从天而降，在离地一人高的天空，它们相遇，打架。苍穹低矮。这是一场硕大的战争，若以数量计，参战兵士之多、规模之大，人间无法比拟。男子眼前，海市蜃楼。穿过一个苍茫的战场，穿过水汽、烟岚。他望见了伊人。

想象中的伊人，就是白衣飘飘，就是黑发如瀑，就是眼若星辰，就是眉如远黛。就是可以把人间最美好的比喻，都装饰在伊人的肉体与灵魂之上的。因为，伊人不是人，是神。用我现在的话说，叫“女神”。

伊人站在那里，就是一个女神。男子内心的蒹和葭一路疯长，蒹长成葭，葭长成苇，但还仍不够长。如果可以，地下的根也努一把力吧，向着更深更远处疯长。但，仍是不够长。伊人在水的中央，

就在水的中央，只在水的中央。望得见，却够不着。男子内心的焦灼可以想象，是一路升温，从初春进入盛夏。

我想起四个字：“咫尺天涯”。咫尺天涯啊！没有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到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，而是咫尺。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男子此刻的心动与心痛，无人可解。咫尺天涯，这是宿命。

但男子不相信宿命。逆流而上，顺流而下。融霜化露，蒸露为汽，这世间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融化的，哪怕是冰霜，是石头，只要足够的热度。男子无数次跨过阻隔，无数次向着水中央进发。“水中央、水中坻、水中沚”，这盈盈一水间，咫尺成天涯。无数次地徘徊，换来无数次的绝望。内心的蒹葭从春天一路长到秋天，一夜白头，又全部被收回心间。深藏，像一个冬天，自己抱紧自己，自己温暖自己。

我想象男子的绝望，忽如春天来，忽如秋风至。一会儿身在春天，一会儿如在寒冬。寒暑轮换，冷热交替。男子就像一枝扬花的芦苇，头膨脑涨，肉体瘦削。思绪如苇花入风，纷纷扬扬。从咫尺看尽天涯，一刹便是四季轮回。男子把纷纷的苇花收回，把苍茫的大地收回，让一枝苇回到一枝芦，一枝芦回到一芽葭，把一芽尖尖葭一踏再踏，让它缩回自己那个小小的心脏。这个春天，经历了那些疯狂地生长。在咫尺面前，男子想要缩回到一个男孩，一个婴儿，一粒种子，重回母亲的子宫。像一层水汽凝成一滴露水，一滴露水凝成一粒白霜。如此，便能隔绝来自这个春天的疯狂与疼痛。

站在水边，男子终于不再奔跑。男子发现自己热情如火地奔跑，没能融化一滴露，反而结了很多的霜。此霜，不在水之涓，不在蒹葭，而在心头。心头之霜，远比蒹葭之霜坚硬，难以融化。男子看着蒹葭之上的霜粒融成露、露透明成虚无，虚无之上，春天在生长。

蒹葭冒尖，白霜升华，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恒，大自然生生不息，自然而然。这个春天，天地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流转。爱情，作为天地间最为美好的事物之一，在春天冒尖，蓬勃地生长，和蒹和葭的冒尖、生长一样，自然而然。在春天，在水边，在苍苍、萋萋、采采的万物之间，伊人就是爱情，爱情就是伊人，咫尺天涯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却仍十分美好。如果一定要给这一份美好加一个形容词，可以用“无与伦比”。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。采摘不到，却依然美好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像一朵玫瑰，远远看着就好。喜欢，不一定要拥有。美好，也不一定要拥有。即便是，咫尺天涯。

## 咫尺天涯的美好

文半文

## 点灯会客

文/王太生

客人暗夜来访，主人已上床就寝，弦月挂窗。客在外，轻呼主人名字，或以手指轻叩木门，主人在暗室中应答，“噢”，一盏油灯如花，光束跳跃，将斗室映亮，主人穿鞋穿衣下床，点灯会客。

点灯会客，是过去中国人常见的生活场景。有人早睡，朋友不知，踏月色来访，主人已入温柔之乡，被客人从睡梦中拉醒，有事商榷。

不是要紧的事，不会扰人清梦。夜半造访的人，大多数是拜访、辞行、讨教、借钱……或者是离乡多年的友人返故里，刚卸下包袱行囊，就急急匆匆赶来探望分别多时亲友，主人喜出望外。

点灯会客，有着中国式意境。灯是从前的油灯，一灯如豆。或者，一支烛，光团跳跃，光晕飘逸，窗纸墙壁，映出两个人，因角度不同，一大一小，虚虚实实的两个身影。

虽然是贸然造访，而且你拜访的那个人已憩息在床，有客来访，一骨碌起身，按铃相迎。

按时上床休息的，是一个生活简单，而且极有规律的人，他粗茶淡饭，吹灯熄火，早睡早起，朋友夜半来访，必定有事，于是披衣下床，进屋说话，目光对流，凝神倾听。

点灯之后，都做些什么？泡一杯茶、搬一椅，谈话、说事，端菜、盛饭，手足砥砺，若是两个文人，还会雨夜剪春韭，赏花灯影，对坐畅饮。

好多年前，外祖母在世时，就曾经常于幽静夜晚点灯会客。那时候，外祖母住在离医院不远的街边，冬日夜晚早早入睡，常有熟人夜半敲门。

来人是家人生病住院，需要灌一暖瓶开水，或借煤炉子热一热鸡汤。那时医院里没有微波炉，病号饭食需要自己解决，那些住院的人，家离得远，于是便敲门相求。外祖母是个热心人，一概敲门，笑脸相迎。

也有人这时上门是为了借钱，不遇难事不开口。来的人不好意思说，外祖母早已猜出对方的心思，从枕头之下，摸出三十、五十元，塞给对方。

我家有一亲戚，半夜夫妻吵架，女的愤而出走，夜晚又没地方去，就半夜敲门，外祖母在室内应答，于是点灯会客，好言相劝到子夜。

我对点灯会客有深刻体会。那时候，老屋街边，点的灯，早已不是古代的油灯，而是白炽灯，灯的开关，用一根长长的线拴在床架，窗外如果有谁相呼，外祖母就伸手拉线，“咔得”一声，将灯点亮。

夜，长长短短，浅浅深深，来的都是客，用一束灯光温暖身心。点灯会客，是我至今仍然觉得是一种美好的情境。

在其时，灯是两个人的载体，灯亮了，朋友之间才好说话，彼此看清对方的眉宇，神态和表情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儒生住路边旅店，夜晚已上床休息，楼下有人喊他，于是便点灯会客，客人进来作揖坐下，两个人就此相识，谈论天下功名。

可以想象，当年王子猷雪夜访戴，若是到了朋友府上，叩门而访。戴逵睡眼惺忪，颇感意外，必定是点灯会客，秉烛夜谈，屋外枯树、河岸、埠头和船，天地俱白，同样能留下一段佳话。

点灯会客，反映出两个人之间的亲疏距离，点灯是贴近的，不因吹灯睡下，而佯装不知。

苏轼《二月三日点灯会客》诗中说，“蚕市光阴非故国，马行灯火记当年。”老苏在宋朝一个早春的夜晚，窗外柳枝刚刚发芽，朋友来访。此时老苏已睡下，于是点灯会客，回忆从前东京汴梁马行街的繁华夜市，说着云聚云散的故人往事。

点灯会客，文人饮茶酒，谈论天下江湖，感慨光阴易逝；普通人絮絮夜话，说的都是柴米油盐之事。

在暗夜为朋友点亮一盏灯，有古意和暖意。

